

瞧！这个人

尼采自传



尼采 著

NALAI CONGSHU 拿来丛书

中国和平出版社

中国和平出版社

• 1986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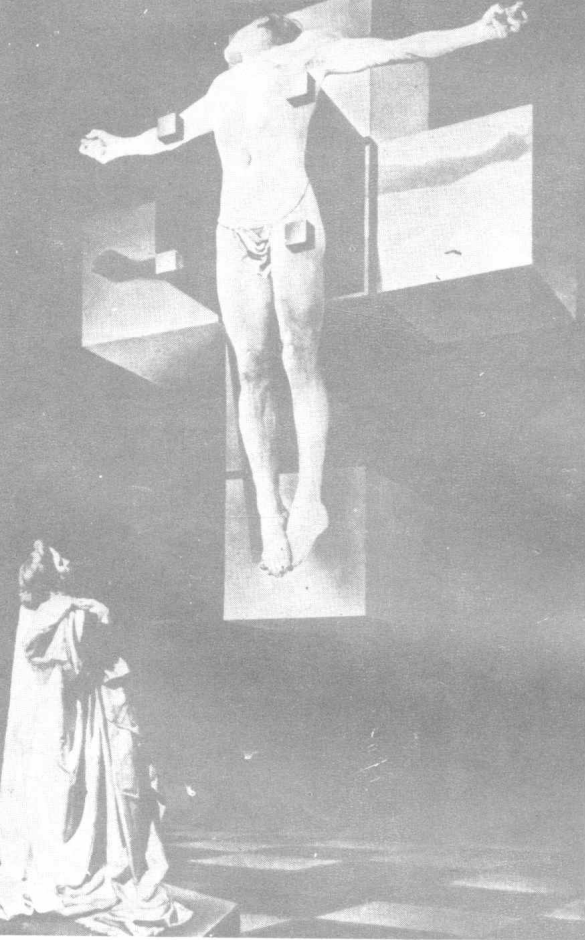
❁ NALAI CONGSHU 拿来丛书

瞧！这个人

尼采自传

尼采 著

刘崎 译



受难像

达利（西班牙）

总之，我们要拿来。我们要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那么，主人是新主人，宅子也就会成为新宅子。然而首先要这人沉着，勇猛，有辨别，不自私。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

——鲁迅

前 言

尼采（1844—1900）无疑是西方思想史上非常重要的哲学家之一。尼采的哲学当然不象他本人所指望的那样摧毁了自苏格拉底以来的欧洲文化的精神，达到了他曾允诺的改良人类的目的；尽管如此，对他的哲学的破坏性和创造性还是不可等闲视之的。正象我们所看到的，虽然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尼采哲学遭到了莫大的歪曲和误解，但是“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尼采哲学的真实面目终于清晰可辨了。一些研究者指出，尼采晚年的精神病与他的哲学并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又有人指出，曾用来攻击尼采为法西斯主义的鼻祖的《权力意志论》一书也由于他妹妹伊丽莎白的整理而多有讹传。人们把尼采与克尔凯郭尔（又译作齐克果）视为在存在主义的历史上具有同样的关键意义的人物。有人甚至把尼采与同是说德语的马克思、弗洛伊德相提并论。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尼采哲学是“重新评价一切”的哲学——它对苏格拉底以后的欧洲文化（包括古希腊的、中世纪的和近代的）提出了严肃的挑战。在这里勿须赘言，近代理性主义运动本来就是对中世纪宗教神学的反叛。但是应该看到，这种反叛是有一定的限度的。理性与神学、尘世与天国的矛盾似乎并不妨

碍近代大多数哲学家们一方面肯定知识的标准是人类理性或人类意识而不是神学和权威，另一方面又用基督教的基本学说对人的信仰与行为作出解释。近代理性主义的集大成者黑格尔干脆把宇宙与上帝、哲学与宗教视为同一的；他说，“哲学除去上帝以外，没有别的对象，因而它在本质上是唯理的神学，也是为追求真理而对上帝所持的始终不渝的崇敬。”^①这句话听起来象是安瑟伦的圣谕的遥远的回音。由此可见，近代理性主义运动的结局是颇具有讽刺意味的——仿佛是向着中世纪的复归。近代理性主义运动的这一结局预示了理性主义运动的崩溃，预示了新哲学的产生。

在非理性主义或非黑格尔化的过程中，丹麦哲学家克尔凯郭尔（1813—1855）和德国哲学家叔本华（1788—1860）作了重要贡献——他们从各自的角度看到了理性的局限，强调了非理性的方面。但是，无论是克尔凯郭尔，还是叔本华，都没能彻底动摇近代哲学的传统。这是因为，在克尔凯郭尔和叔本华的哲学中，都有明显的内在矛盾，有强烈的宗教色彩，有神秘主义的气息。克尔凯郭尔一方面认为真实的人必须委身于个人自由选择的生活道路，另一方面却试图使人们相信基督教徒是一种标准的人格，相信人的存在与上帝的存在有某种关系；叔本华指出意志是先验的、决定性的，痛苦、绝望是不可避免的，但他又说人能在佛教的神圣境界中超脱欲望，灭绝意志，达到寂灭中的极乐。克尔凯郭尔哲学与叔本华哲学的这些困难之处在尼采的哲学中荡然无存。无疑，在一些重要的、基本的方面，尼采的思想与克尔凯郭尔思想和叔本华的思想是一致的。但更为令人瞩目的是，尼采在他的哲学中引进了许多新的因素，从而创造了一种使克尔凯

郭尔哲学和叔本华哲学黯然失色的新哲学。也正是尼采的哲学，把反对宗教神学、检讨人类理性的运动推向高潮。

尼采于1888年才经人介绍而知道克尔凯郭尔其人，那时尼采的哲学基本上大功告成了。叔本华的哲学对尼采有直接的影响，但尼采并未停留在前者的水平上。此外，当时流行于德国文化界的华格纳歌剧也曾使尼采激动不已，不过尼采到底还是因为华格纳的虔信宗教而中断了他们之间的友谊。对尼采的思想一直起作用的是前苏格拉底的古希腊文化；他实际上把自己的哲学看作是那种具有悲剧精神的文化的复活。

《瞧！这个人》一书是尼采以皮拉多指着十字架上的耶稣时说的一句话为名称写的自传。这部自传别具一格：它与其说是尼采的生活经历的记叙，不如说是尼采的思想过程的再现。尼采是在他44岁生日的第二天开始执笔写作这本书的。该书写完之后不久他就疯了；此后一直到死都未能完全恢复正常。自不待言，这本书是我们认识尼采之为尼采的必读之物。本文下面主要依据《瞧！这个人》所提供的大致线索，对尼采哲学的大意作一些说明。

1. 关于理性（意识）和基督教

尼采把自苏格拉底以来的欧洲文化看作是理性主义的文化，是基督教的文化。他对理性（意识）和基督教的分析实质上就是他对欧洲文化的传统的批判。

关于理性或意识，尼采认为：作为主体的人的精神活动是极为复杂的，理性或意识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人的精神活动中很大一部分（如本能、欲望、意志等）是无意识地发生的；理性并不能成为判断人的生活真实与否以及人的行为是善或恶的标准，相反，理性只是为了功利的目的而安排秩序

的手段，是实现本能、欲望、意志的工具。尼采还认为，意识是在必须沟通的压力下发展而成的，只在人和人之间才是必要的和有用的，并且只按其实用性的比例而发展。尼采进而指出：意识是人类与生俱来的秉赋中最晚也是最近发展的，是在这些秉赋的发展中最无力的一环；人们把意识看作人的精髓，是人身上持久的、究极的东西，乃是出于对意识的可笑的高估和误解。值得注意的是，尼采并没有简单地把理性抛置在一旁；而事实上，尼采把理性视为人之为人的必要条件。例如，他在驳斥叔本华的假说“凡是存在的皆为有意志的东西”时明确地说，“唯有具备理性者才有快乐、痛苦和意志可言，而大部分的生物谈不上这些。”^②

关于基督教，尼采主要是把它作为一种旧的道德体系来对待的。在尼采看来：基督教的原罪说是荒谬的，它不过是让上帝来同情和怜悯人类的方便的借口罢了，或者说，上帝对人类的爱是以假定人类有罪和渺小为条件的；如果上帝真想成为爱的对象，就必须放弃审判，哪怕是所谓公正的、仁慈的审判。尼采认为：基督教轻视人的本能，扼杀人的意志，把人的激情压抑在人的意识之下，这是对生命的根本否定；基督教宣扬宽恕、谦让和自我牺牲的处世原则；是弃强就弱，是奴隶道德，是人类自怯的表现。在尼采眼里，基督教道德不过是畸型、虚弱、愚蠢、倦怠，平庸的病态人的伪装罢了，因此基督教道德是颓废的道德。尼采指出，基督教徒要揭发这个世界的丑恶与败坏的决心，已经造成了这个世界的丑恶与败坏。他又指出，基督教上帝的衰微、科学之无神论的胜利，是全球性的欧洲事件。尼采渴望全新的、高贵的、主人的道德出现，这种道德使人的本来的倾向得到升华，从而激

励生命个体的创造性活动。他说：“一切真正的高尚的道德来自得意的自我肯定之中。”^③

尼采对理性（意识）的限制和他对基督教的否定，是他的哲学的基本前提。尼采自称为第一个心理学家。^④这并不是毫无道理的。他对理性（意识）与基督教的分析颇具有心理学的意味——大体上说，前一方面关涉个人心理，后一方面关涉社会心理；在前一方面他比理性主义者们肯定了人的精神现象中的更多的东西，在后一方面他试图把上帝从人们的道德意识中除掉。从这种“尼采式”的心理学出发，尼采形成了他的哲学信念。

2. 关于意志与超人

理性不能作为标准，理性本身也需要说明；上帝死了，上帝自己也要受审判！在这个没有法则、没有神的世界，我们人类会怎么样呢？尼采提出，要根据生命意志来重新评价一切，要建立超越的人格！

在尼采看来：生命从根本上来说就是意志，这种意志不是求得生存的意志，因为生存已经是前提了，而且生命并不会由于个别个体的不能生存而从世界上消失；生命的意志乃是表现生命的力量意志，是冲动和创造的意志，是为了增长优越性、扩展支配权。关于这一点，尼采说：“一个生命体首先想要发泄其力量——生命本身就是权力意志（the will to power；又译强力意志或冲创意志——引者）——自我保存是它的间接的通常的结果之一。”^⑤尼采认为，生命意义的有无和大小取决于生命的力量和意志的强弱；生命的欢乐是不断地创造，是对与痛苦抗争的体验。进一步地，尼采认为，生命意志是衡量真理与谬误、善与恶的标准；知识和道

德只有在保全和促进生命与生命意志时，才有价值；为真理而真理、为行善而行善是一种苦行主义，是对生活的克制和否定。

尼采由此建立了“超人”的新型人格，他所说的“超人”实际上就是能充分体现生命意志的人，是具有旺盛的创造力的人，是生活中的强者。尼采的“超人”形象大致可以概括为：1) 超人是超越自身、超越弱者的人，他能充分表现自己、主宰平庸之辈；2) 超人是真理与道德的准绳，是规范与价值的创造者；3) 超人是自由的、自私的、自足的；4) 超人敢于面对人类最大的痛苦和最大的希望；5) 超人是在不利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憎恨、嫉妒、顽固、怀疑、严酷、贪婪和暴力只能使超人更坚强；因而6) 超人不是那种卑微琐碎，软弱无力的人，超人是充实、丰富、伟大而完全的人。不过，尼采并不把超人看作是绝对的，是某个人的特殊权利。他说，强与弱二者“乃是相对的概念”。^⑥尼采认为，超人之于庸人，正如强者之于弱者，男人之于女人，成人之于小孩，人之于别种生物——而所有这些都既有超越的成分，又有被超越的成分；既能自我超越，又能超越别的。

尼采关于“生命意志”和“超人”的理论，是他的哲学的核心内容。尼采提出“生命意志”与“超人”，旨在确认自由、确认个人、确认人的真实生活。尼采轻视盲从者、趋附者和单纯的利他主义者。他大声疾呼：不要跟随我！你要成为你自己！他这话并不只是对超人说的；如果是对超人说的，那他宁愿每一个人都成为超人，成为充分体现生命意志的人。他自视为超人，但他不希望别人跟他学步，而希望每个人都能走在自己的前面。他实际上是想唤醒在欧洲沉寂多年的生命意志，唤醒人们的自由与自我的意识。他说：“我没有建立

新的偶像，我只希望旧的偶像们了解所谓赋有人类双脚的意义到底是什么。”^⑦

3. 关于人生的悲剧性

我们看到，在尼采的“生命意志”和“超人”的理论中，传统的真理与谬误、善与恶的概念全然改观了。尼采并不讳言“真理”与“善”，但在他看来，“真理”与“善”是为着人的，向着人的，和以人——有自由意志的每一个人——为标准的。尼采赋予真理与道德新的意义，也就是为了说明作为审美对象和审美主体的人，是为了从艺术的角度肯定人生的意义。

在尼采看来，人就是美，人生就是悲剧美。尼采在研究古典文献学时，深受古希腊的悲剧精神的熏陶。通过对希腊文化的研究，尼采发现：希腊人对人生的痛苦、艰难与恐怖有着细致而深刻的感受，但他们并没有悲观厌世、逃避现实；相反，希腊人勇敢地接受命运、面对人生。尼采把这种对生命的毫无保留的肯定视为一切本能中最深刻的本能。^⑧尼采认为，希腊人的这种精神体现了人生的悲剧美；这种悲剧美以希腊艺术中的戴奥尼索斯（酒神）形象为典型——戴奥尼索斯代表生命意志的力量与冲动。尼采进而指出，由于苏格拉底的出现，戴奥尼索斯形象消失了，于是，古希腊文化中的悲剧精神被一种理智而乐观地看待世界与人生的态度所取代，古希腊文化由此走向没落。^⑨

尼采认为，中世纪的基督教神学以及近代的理性主义运动更使悲剧精神丧失殆尽。尼采曾经在叔本华关于“意志”、“痛苦”的论述中看到欧洲文化的转机，但叔本华否定人生的悲观主义和禁欲主义却很快使尼采感到不满。继而尼采又

企图在华格纳歌剧中寻找叔本华哲学的出路，但华格纳的风格的转变使他大失所望。为了戴奥尼索斯的重新来临，为了新的悲剧时代的诞生，尼采用他的生花妙笔塑造了“查拉图士特拉”形象。关于这一形象，尼采说：“人们必须从这一段话中去了解查拉图士特拉所希望达到的目标——他所设想的一类人，能够知道现实的本来面目；他的坚强是以使他这样做——他没有离开现实，他本身就是现实，在他身上可以找到现实的一切疑惑和恐惧；唯有如此，人才能具有伟大性。”^⑩ 尼采把这种“伟大性”看作是忍受必然性，是对命运之爱。^⑪

在尼采哲学中，无论是戴奥尼索斯，还是查拉图士特拉，都象征着悲剧文化的精神，象征着积极的人生态度。尼采认为，唯有在这种悲剧文化中，人才能观照到世界的真实性，才能承受人类所有的得失、新旧、希望和胜利。所以尼采说，世界的存在，只有当作一种艺术现象时，才被证明是合理的。^⑫ 也只有从艺术的角度看待世界，人才会对生命力的无穷无尽（——所谓“永远轮回”）感到无比的欢乐与喜悦。

尼采的哲学是下面所有这些“主义”，但却不完全归结于其中的任何一个“主义”：

尼采的哲学是怀疑主义和虚无主义的。笛卡尔怀疑一切，却又从怀疑引伸出思维之“我”的存在。尼采连思维都持怀疑态度，他要进一步寻找思维背后的东西。休谟也怀疑一切，但却不愿意拒绝一个上帝在其中的世界。尼采敢于把上帝拉上法庭受审，他要以真正的人的姿态来揭露旧的真理与道德的虚妄。

尼采的哲学是准意志主义的和人本主义的。尼采不满于近代哲学家们用理性解释一切，甚至解释理性自身；他认为理性需要用本能、欲望、意志来说明。尼采把本体、诸神抛诸九霄云外；他向人们描述了以人为中心的新世界。

尼采的哲学是自由主义的和个人主义的。尼采崇尚人的自由，并把自由和个人联系在一起——每一个自由的人都必须完全成为他自己。他实际上是想唤醒每一个人的自由的、超越的人格觉悟。

尼采的哲学是乐观主义的和积极主义的。尼采并不否认人生的孤独、困难与痛苦；但他因为人能够将自己置身于历史舞台而感到由衷的喜悦。尼采认为，那些蝇营狗苟，唯唯诺诺的人，那些无所用心，无所作为的人，那些不知道自己为何物的利他主义者，纯粹是在践踏人生，虚度人生，否定人生；他倡导生命力强的，积极向上的，不断进行创造性活动的人生。

尼采的哲学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尼采并不认为人生来就有什么高下、贵贱之分；但在他看来，由于竞争和比较而导致的强者对弱者的支配权是毋庸置疑的，弱者成为强者的手段或功能是合情合理的。他号召人们要敢于斗争，敢于超越，敢于成为强者。

尼采的哲学是浪漫主义的。他把人生活在世界上比作是孤舟行驶在大海里，是小鸟飞翔在天空中。在他看来，人生尽可以是荒诞的、渺小的、艰辛的、悲剧的，但人生更是真实的、自强的、任意的，因此是充满了欢乐的。

尼采的哲学是唯美主义的。他把真与善同人的生命的意义联系起来，而他又认为，美与艺术才是表达生命的意义的

当形式。他坦率地说，真理有时就是谎言，只要这种谎言能增进和扩展个体的生命的。他还建议，与其让畸形儿活在世界上受苦受难，不如趁其刚出生就置之死地。他认为，具有充分的生命力和意志力的人，同时也是灵魂健康、身体强壮的人；这样的人充满了生机，富于创造性；这样的人以自己为真理与谬误的仲裁者，为善与恶的标准。

尼采的哲学对西方哲学传统具有彻底的批判性和坚决的否定性，但对二十世纪西方新思潮又具有深刻的启发性和足够的宽容性。存在主义者们（如雅斯培尔斯、海德格尔和萨特等）常常把尼采当作他们的哲学运动的先驱者之一，这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尼采的影响决不限于存在主义方面；他的哲学与狄尔泰、齐美尔、柏格森等人的生命哲学，与詹姆士等人的实用哲学，与弗洛伊德等人的精神分析哲学等等，在一些主要方面是一致的。实际上，尼采是二十世纪形形色色的人生哲学（包括存在主义）的先驱者之一；人生哲学成为现代哲学的一个主流在一定的意义上是要归功于尼采的。

不言而喻，用视而不见的甚或回避的，含糊的态度对待像尼采这样的哲学家，是不足取的。正确的态度是，把尼采哲学放在西方哲学史中，还其本来面目，给其以应有的地位。根据上面的论述，我们不难得出如下简短的结论：

尼采哲学是关于人的哲学，确切地说是关于个人的哲学。尼采由不满于用理性说明一切，进而用生命意志来说明理性，这启发人们向深度心理学进军，启发人们联系非理性的精神现象来考察理性的精神现象。尼采改变了传统的道德观念，并以超越的人格来评价善与恶；这启发人们把伦理学建立在关于人的价值与意义的考虑上。尼采从审美的角度来描绘人

生，表达人生；这启发人们从每一个人的生命活动的悲剧性、严肃性和真实性这个角度来理解美的本质和艺术的本质。尼采不能容忍一个庸俗、虚伪、腐朽的生命；他倡导一个积极有为的、乐观向上的、富于创造性的人格——这在任何时代都不是没有意义的。

但是，尼采哲学是有重大缺陷的。首先，尼采不懂得人的自由以及每一个人的自由的前提是物质生产的发展和社会制度的完化，他没有、也不可能从社会的、历史的角度说明人的现实；因此，尽管他努力摒弃虚妄、追求真实，但他所说的个体的、自由的人仍然是抽象的人。实际上，在他的哲学中，人与生物的区别是无关宏旨的；重要的是人必须生存、竞争、成为强者——如前所述，这正是达尔文主义在社会领域的贯彻。

其次，虽然尼采看到了理性的局限，并联系意志来说明理性；但他所说的意志与理性之间是截然分明的，他把意志与理性的关系建立在意志对理性的绝对的支配和利用上。然而，人类的精神现象是十分复杂的：单就意志而言，意志还有产生于理性、需要理性支持以及随着理性认识的发展而改变的一面；进一步说，有意识领域与无意识领域之间的区别并不排斥它们之间的联系，它们之间的沟通和转化不是单向的而是互相的。

再次，尼采看不到真理和道德具有普遍性、客观性的一面，他把个体的、主观的“超人”作为评价的标准，作为真假、善恶的尺度、这是对真理与道德的一种偏狭的理解。其实，真理表现为主观的、思想的形式，但却有其客观的、外部的基础；道德不仅对个人是合理的、合法的，而且对所有的人都

具有某种有效性、约束性；真理与道德都既有绝对的一面，又有相对的一面。

还有，尼采在把人生与美联系起来，强调艺术表达生活的作用的时候，把美与艺术绝对化了。美只有与人生联系起来才有意义，艺术当然是表达生活的——这都无疑是尼采的真知灼见。但是，美与真与善不是相互排斥的，艺术也不是表达生活的唯一形式。正相反，真、善、美既各有其相对独立的意义，又彼此补充；艺术只不过是以其特有的形式来表达人生罢了。

当然，我们在评价尼采哲学时，尤其要注意将尼采的著作中的某些过激之词与他的思想的主导的基本的倾向区别开来；这样，才能全面地、准确地掌握尼采哲学。

夏 光

- ① 梯利：《西方哲学史》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二版第50页。
 - ② 尼采：《快乐的科学》中国和平出版社1986年版第143页。
 - ③ L. J. 宾克莱：《理想的冲突》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一版第201页。
 - ④ 本书第113页。
 - ⑤ 尼采：《善恶的彼岸》英文版第14页，第200页（纽约现代丛书《尼采哲学》）。
 - ⑥ 尼采：《快乐的科学》中国和平出版社1986年版第134页。
 - ⑦ 本书第2页。
 - ⑧ 本书第52页。
 - ⑨ 本书第51页。
 - ⑩ 本书第112页。
- 本书第37页。